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潘, 重規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長

<https://doi.org/10.15017/9762>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10, pp.1-18, 1981-11-01.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潘重規

敦煌寫本、保存了不少俗文學、而保存下來的俗文學、幾乎都是用俗文字寫成的。敦煌卷子中儒釋道三家的經典、很多是由名寫生工楷書寫、還經過一校再校的勘正、閱讀起來困難較少。但是、俗文學如變文、曲子詞等、多半是經俗手寫俗字而流傳下來的。我們可以說、如果不通曉敦煌俗寫文字、幾乎就讀不通敦煌的俗文學。敦煌俗字、敦煌俗文學應該是可以分別獨立的兩門學問、我現在拈出敦煌卷子俗寫文字和俗文學之研究這個題目、不可能說明這兩門學問的全體、只能指出敦煌俗寫文字和敦煌俗文學的關係及其重要性。因為敦煌俗文學幾乎離不開俗文字、二者的關係幾乎是如膠似漆不可分離的。所以我分兩個層次來加以闡明。

一 敦煌俗寫文字的情況

敦煌手寫字體、與後世習慣出入極大。尤其是俗文學變文、曲子詞等的卷子、多半是中晚唐五代時的寫本。抄寫的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潘重規)

文字訛俗滿紙；但是訛俗之中，又自有它的習慣、自有它的條理。如果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他在跋龍龜手鑑一中說：「考外字從外生、臆斷其文、當是甥字別體、此注音外、疑未必然。」但是，我們看伍子胥變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兩個外甥」、斯三二二八卷作「子胥有兩個生外甥」；變文集搜神記中村不折藏本：「知是外甥」、伯五五四五作「知是外甥」、可見生、外都是外的俗字。因與甥連文、偏旁連類或加男作外、或加生作生、龍龜手鑑是據寫本編成、音外是對的、羅氏臆斷却錯了所以閱讀敦煌俗文學的作品、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俗寫的障礙。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々の障礙。現在分別加以說明。

(一) 字形無定 敦煌卷子俗寫、字形往々混淆。如人、入不分、兩、兩不分、瓦、凡不分、文支不分、門、門不分、瓜、爪不分、商、商不分。我們發現龍龜手鑑是一部根據寫本編纂的字書、它的編纂人是遼僧行均、其時刻本尚希、因此以通行的寫本為根據、所以瓜部、爪部雖然分開、但是從瓜的飄跑等字、仍收入爪部內。這種現象最能反映出敦煌俗寫瓜、爪、兩、雨等字不加分別的實況。甚至從俗寫字再造成俗字、輾轉孳乳、如巴黎伯二五二九號毛詩殘卷「髭彼兩髦」寫作「髭彼兩髦」、兩、雨不分、又產生了從兩隻的霍字。列寧格勒藏雙恩記、寫作霍恩記。從兩從隻、實即從兩從隻、兩隻故為一雙。敦煌寫本中這一類俗字、不勝枚舉、如果不能辨認、那就不能了解敦煌俗文學作品了。

(二) 偏旁無定 敦煌寫本、偏旁寫法、混亂已極。如イ才不分、故彼作彼、征作征、徑作徑、待作待、簡作簡；シシ不分、故忒作恣、盜作盜、凝作凝、憑作憑、況作况；印、仰不分、故迎作迎；卯印不分、故昂作昂、聊作聊；日且不分、故昕作昫、暇作暇；票票不分、故標作標；申不分、故悅作悅、帷作帷；竹不分、故簡作簡、篤作篤；分兮

不分、故盼作盼；日田不分、故香作香；子矛不分、故茅作茅；干于不分、故訐作訐；北比不分、故該作該；白自不分、故飯作飯；木才不分、故橫作橫、檀作檀、樓作樓；衣示不分、故初作初、補作補。以上所舉、如暇作暇、初作初之類、讀者還可以猜測出來、至於帷字作惟、悅字作悅的寫法、讀者如果對原書不熟、必然會誤認誤抄。而且敦煌俗寫文字任意增添偏旁、如果園加草頭作菜園、蘭字加木旁作欄或攔、這些字與草木還扯得上關係。甚至兩字連文、也連類添加、如前舉「外甥」寫成^生外甥、^男外甥。還有鼎鑊寫成鏹鏹（季布傳文）二、羌笛寫成羌笛（李陵變文）、孤松寫成孤松（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荒虛寫成荒虛（維摩經講經文）、蒼波寫成蒼波（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究竟寫作究竟（維摩詰經講經文）、嬰孩寫成嬰孩、吐甘寫成吐甘（父母重經講經文）、簪纓寫成簪纓、石榴寫成石榴（雲謠集）三、菌種寫成菌種（敦煌曲）。又敦煌寫本任意改變偏旁位置、如韻或作韻（變文雙恩記）、皓或作皓（无常經講經文）、翫或作翫（无常經講經文）、略或作略（父母恩重經講經文）。這種種特殊的寫法、都造成閱讀敦煌俗文學作品的障礙。

（三）繁簡無定 有人說、中國文學發展的途徑一定是由繁趨簡的。其實從敦煌寫本看來、書寫的途徑是繁簡並進、所以寫本中簡字繁字都同樣的多。先看簡寫的字：佛作仏（伍子胥變文）、與作与、作局、浪作浪（季布罵陣傳文）、齊作齊、塵作土、競作竟、歸作品（張淮深變文）、某乙作△乙、萬作万、瓜作爪、糶作來（舜子變）、糶作果、落作洛、掘作挖（韓朋賦）、瓢作瓢、關作關（孔子問項託書）、貌作良（晏子賦）、腦作腦（鸞子賦）、門作門、蟲作虫、第作弟（鸞子賦）二、嘗作嘗（茶酒論）、芽作牙、葉作葉、餘作余（太子成道變文）、蓮作蓮、少作小、穎作穎、枕作枕、待作侍、體作躰、門作門（太子成道變文）、聞作甸、因作回、尊作尊（太子成道變文）、個作个、心作心、頭作頭、乘作乘、富作富（太子成道變文）、禪作袖、短作矩（降魔變）、教作交（難陀出家緣起）、斷作斷、牟作牟、聲作考、頭作頭、空作空、門作

口（祇園圖記）、圖作苗、風作尾（長興四年中興殿講經文）、陞作生、卽作レ、說作皮、者作老、竟作乙、門作フ、所作、界作方、鏡作玩、智作知、歲作非、事作了、重作重、證作皮、齋作菜、諸作巧、登作多、常作多、聞作仰、盡作尽、華作華、雙作雙、簡作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須作レ、門作丁、問作司、衆作九、探作采、畔作胖、寶作、身作力、閻作洞、無作矣、開作用、互作互、此作生、無作甚、問作司、於作お、乃作了、盡作三、行作り、聞作、塵作生、知作知、舉作私、受作長、邇作迹（阿彌陀經講經文一）、聽作聆、齊作奇（阿彌陀經講經文）、頭作吹（舜子變）、孤作抓（妙法蓮華經講文）、某作ム、行作り（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落作洛、寶作、開作开、兩作多（維摩詰講經文）、聲作齊、錢作か、繼作繼（維摩詰講經文）、積作積（維摩詰講經文）、覺作竟、碍作碍（維摩詰講經文）、辭作辭、業作業、劍作劍、懇作懇、喜作喜、交作文、第作多（維摩詰講經文）、齊作奇、亂作乱、義作支、錢作か、通作通、既作允、儀作儀、胸作胸、處作處、數作多、盡作尽、相作好、齒作齒、舞作舞、寶作一（无常經講經文）、戀作恋、嘗作嘗、風作尾、返作凶（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就作就、舉作私、齋作菜（目連緣起）、喙作喙、瓜作瓜、適作適、恠作恠（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壯作牡、卒作卒、謝作射（頻婆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纏作纏、通作通（歡喜國王緣）、願作彫、筒作同（醜女緣起）、柱作主、諷作詭（秋吟）、願作丸（不知名變文）、富作由、廣作庚（菟園鑿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又作庚。還有許多合文簡字、如二十作廿（蕪子賦）、又作サ（阿彌陀經講經文）、三十作卅（阿彌陀經講經文）、又作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四十作卅（王陵變文）、菩提作提（破魔變文）、又作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講經文）、菩薩作廿（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涅槃作卅（伯二二〇四號悉談章）、又作卅（斯二七二號）。可謂簡化到了極點。

再看繁體的字：合作哈（伍子胥變文）、怨作恚、設作數、架作樑、桑作棟、彭作彭（王陵變文）、抬作也、翻作翻、茶作茶、營作營、奉作舉（捉季布傳文）、昏作燭、又作昏、鼎作鼎、鶴作鶴（昭君變文）、龜作龜（張譏潮變文）、奪作兼、宴作宴（張淮深變文）、摘作摘（舜子變文）、條作條、席作席、豈作豈、素作素（韓朋賦）、往作往（劉家太子傳）、土作土（盧山遠公話）、表作表、拋作拋（葉淨能詩）、齊作齋（孔子項託相問書）、又作齋（晏子賦）、跨作跨、燕作燕（鶻子賦）、縣作懸、泥作泥（鶻子賦二）、虎作虎、狗作狗、茶作茶（酒茶論）、拋作拋、笑作吸、邪作邪、一作壹（下女夫詞）、奢作奢、看作奢、儀作儀（降魔變）、宴作宴、索作索、鼓作鼓、臆作臆、賓作賓（祇園圖記）、但作但、美作美、蛇作蛇（阿彌陀經講經文）、哀作哀（維摩經講經文）、兒作兒、巧作巧、操作操、益作益、虛作虛、喻作喻、鑿作鑿、拋作拋、膽作膽、竟作竟、殺作殺、亦作亦、塵作塵、巧作巧（无常經講經文）、初作初（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宦作宦、美作美、皆作皆（目連緣起）、酸作酸、消作消（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前作前、俗作俗、狼作狼、冥作冥、瑟作瑟、拋作拋、又作拋、繭作蠶（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哀作哀（歡喜國王緣）、豈作豈、閻作閻、量作量（醜女緣起）、擔作擔（不知名變文三）、敷作敷（不知名變文三）、香作香（維摩經押座文、雲謠集竹枝子）、營作營（季布詩）、甘脆作甜脆、涕作涕（蘇武李陵執別詞）、羌作羌、象作象（四獸因緣）、擔作擔（酌嗣書）、牢作牢（搜神記）、蛙作蛙、電作電（孝子傳）、昇作昇、合作舍、洒作洒、文作文（贏金）。由上所舉，可以看出敦煌俗寫、簡體字多、繁體字也同樣多。這些都是抄寫的人自由使用，既無人提倡，也無人抑制，乃是自然發展的現象。

（四）行草無定 敦煌行草書寫本頗多，寫法非常紊亂，不易辨認。例如斯一四四一卷雲謠集破陣子「和愁風去書」、風作凡、胡適之先生誤認爲「反」字。伯三〇九三號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文、是一個草書卷子，略字作、義字

作文、又作才、王重民變文集都錯認成「慮」字。緣字作及、王重民誤認成「解」字。通字作也、王重民誤認成色字。儀字作後、王重民誤認成後字。又伯二四一八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是一個行書卷子。念作念、變文集向達誤作會；捻作於、又誤作檢。意內作_切、誤作竟似；經作_切、誤成孩；美作艾、誤作夔；最作_切、誤成窮；纒作_切、誤成總。伯二三〇五號无常經講經文、也是個行書寫本、寶字作_切、變文集王慶菽誤作門；盡作_切、誤作冬；无作_切、誤作死。伯三八〇八號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是章草的的寫本、歲作_切、變文集向達誤爲乘；愛河作_切、誤爲恒河；顯作_切、誤作離；緣作_切、誤作解；證作_切、誤作終；事作_切、誤作尙、又誤作與；登作_切、誤作聞；智作_切、誤作聲。胡適、王重民、向達都讀錯、可見讀卷之難了！

(五)通假無定 敦煌寫本同音通假之字、觸目皆是、但與一般習用的多不相同。在當時寫讀已成慣習、自可通行；到了後代、觸處都成障礙。蓋文字通假、本無嚴郭、如古籍中早之作蚤、晚之作輓、徒以音同、借用異字、迨俗習已行、則謂之通假；若違俗習、則謂之誤字。試觀雲謠集中「知麼」作「知磨」、「皆是」作「皆事」、「覺夢」作「教夢」、「淚滴」作「淚的」、「斷却」作「段却」、「今宵」作「金宵」、「蓮臉」作「連臉」、「枉注」作「往注」、「故著」作「固著」、「水際」作「水濟」、「於斯」作「於思」、「朝霞」作「朝遐」。其他寫本也往々如此。如變文集伍子胥變文：中作終、連作蓮、猶作由；漢將王陵變文：今作金、是作事、已作與；捉季布傳文：而作如、鍾作中、之作諸、得作德、感作敢、仁作人、久作九、依作衣、君作軍、如作而、紛々作芬々、仕作事、兒作而、唐々通堂々、去通氣、神通臣、中通忠、黃通皇、諸通知、酬通讎、薪通辛、去通起、變通通、以通與、意通衣、得通德。王昭君變文：軍通君、由通游。舜子變：豈通起、姑通孤、潦揚通通遼陽。韓朋賦：已通與、如通而、刑通形、兇通胸。前漢劉家太子

傳：知通之、小通少、變通遍、里通理、之通知、阡通千、与之通以之。葉淨能詩：衣通於。孔子項託相問書：喜、虛均通戲、兒通而、公通功、成通城、座通坐、里通理、須通雖、下通夏、事通是、章通張、如通兒、望通忘、聞通文、去通氣。晏子賦：志通智、意通益、須通雖、鷲子賦：德通得、惱通腦、亭通停、莽通沒、勉通免、臣通承、悞通吾、吳通吾、徒通圖。茶酒論：已通與、諸通之、人通仁、明通名、金通今、生々通狴々。下女夫詞：如通已、與通已、故通古、金通今、之通知、亭通停、理通里、是通侍、中通終、依通衣。太子成道經：与通以、顧通股、之通知、之通諸、連通蓮、金通今、中通終、走通奏、余通餘、之如通知兒、問通聞、弁通辯、依通於、精通晴、河通何。太子成道變文：如通而。八相變：城通成、刑通形、衙通涯、事通是、兒通而、知通之。破魔變文：泥通你、久通救、邊通遍、之通知、君通軍、政通正。降魔變文：知通之、首通手。難陀出家緣起：交通教、清通青、性通姓、文通聞。祇園圖記：保通抱、須通雖。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幡通番。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幡通番。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之通是、望通忘。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新通辛、徒通圖、已通以、新通薪、何通河、得通德。維摩詰經講經文：何通河、洛通酪、艷通炎、焔、側通測、烈通列、剩通盛、之通知、志通至、使通始、敢通感、辰通晨、連通蓮。无常經講經文：泡通胞、尙通上、良通梁、序通緒、槁通靠、暄通喧。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航通擔、樹通謝。目連緣起：惠通慧、苦考通枯槁。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遐通霞、換、喚通喚、路通露、嬌通驕、之通諸、怒通努、如通兒、泥通你、良通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禮塔升天緣：射通謝。歡喜國王緣：如通而、得通德。醜女緣起：敢通感、增通憎、路通露、同通筒、色通索、玄通旋。秋吟：凋按通雕鞍。不知名變文：借通惜。維摩詰經押座文：側、側通測。故圓鑿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霜通孀。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謝通謝。季布詩

詠：德通得、河通何、望通忘、夜通也。百鳥名：壇通彈、鶻通蒼。搜神記：以通與、歌神通哥々、小通少、殷通斷、與通已、造通消、爲通謂、其通奇。以上所舉通假文字、像之通知、如通兒、金通今等在不同寫本中頻々使用、可見在那時代中已經相習成風、普遍使用。如不了解、便讀不通敦煌俗文學。

(六)標點符號多異 敦煌寫本標點符號甚繁、並且和現代通用符號大不相同、所以容易致誤。現列舉如後：

1. 乙倒符(√) 倫敦斯五二五卷載管輅救趙顏子的故事、有一段話：

顏子再拜、不敢更言。南邊坐人語北邊坐人曰：「凡喫人一食、慚人一色；喫人兩食、與人著力。朝來飲他酒脯、豈可能活取此人。北邊坐人曰：「文案已定、何由可改。」南邊坐人曰：「暫借文書看之。此年始十九、易可改之。」把筆顛倒句(鈎)著。語顏子曰：「你合壽年十九卽死、今放你九十合終也。」自爾以來、世間有行文書顛倒者、卽乙復、因斯而起。」

這段故事、雖屬荒誕不經、但可證明唐代寫書是用「√」作爲乙倒的符號。敦煌寫本伯二四一八號父母恩重難報經講經文：「月滿生時、受諸痛苦至徹、」原卷「痛苦」作「苦痛」、「痛」側有乙倒的符號、故當爲「痛苦」。「咽苦吐吐」、原卷「吐」側有乙號、故當爲「咽苦吐吐」。「又似家人慈母」、原卷「人」側有乙號、故當爲「似人家慈母」。「爲人孝不負於天」、原卷「不」側有乙號、故當爲「爲人不孝負於天」。「不孝行養恣情乖」、原卷「行」側有乙號、故當爲「不行孝養恣情乖」。又伯二三〇五號无常經講經文：「人人生一瞥然間、原卷生側有乙號、是「生一」二字與上乙倒、故當爲「人生一世瞥然間」。「交你似石崇家總」、「總」側有乙號、則當爲「總交你似石崇家」。蓋乙倒一字爲常、也有乙倒二字或多字、那要觀察上下文義而定。例證甚繁、不遑枚舉。

2. 刪除符 任二北敦煌曲悉曇頌校錄云：「命舍此惡法須舍，命乃衍文。原卷此字旁有『卜』，示此字作廢。乃當時書手所用之符號。十二時（六二二）原卷攜旁有卜，十恩德（六八三）原卷須旁有卜，亦此意。他如劉書下女詞『紅葉藥開時一朵花』、『紫袍金帶，曜日耀輝光』，又唐韻序藍筆：『帆聲搜遺文，敢補遺闕』，在『葉』『耀』及第一『遺』字之旁，各附卜，皆謂衍文也，按之文理，皆合。宋末人愛日齋叢鈔引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卽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謂之『卜致』，莫曉其意。近於范機宜處，見司馬溫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注云丰，然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作卜，或三點者。」據此，北宋人猶用此符號。若指爲非字省，未知確否？」規案：此刪除號，在敦煌寫本中極爲流行，而在今日則幾已無人使用。故斯一四四一卷雲謠集洞仙歌：「又珠悲應隨陽，」胡適之先生校本云：「又字下有珠字，旁有卜號，不知應補在上闕何處？羅朱皆無珠字。」是胡先生已不知「卜」爲刪除號。惟省號三點者，如巴黎伯二六八三卷白澤精恠圖卷首云：「好器煞之則已一云」八字右側各著三點，表示塗去，與趙景安所說相符，但敦煌寫本中殊爲少見。

3. 疊字符 敦煌寫本中，凡遇重疊字，往々以一點（、）或二點（〃）表示之。着一點者，如斯五五四〇山花子詞：「西江水竭南山碎，憶得終日心無退，當時只合同携手。悔、悔、悔，」悔字下兩個單點，表示是兩個重文，此句乃是「悔悔悔」三字，王重民誤爲兩個缺文。著兩點的更爲常見，如巴黎二八三八雲謠集內家嬌：「輕〃浮粉，深〃長畫眉淥，」此例遍見敦煌寫本，今日仍屬通行。

4. 疊詞符 詞之重疊，也往々於字下著二點來表示，如伯二六七三龍門賦：「船中鼓笛應山〃頭〃極目無窮已，」
「山〃頭〃」是山頭一詞的重疊，原卷應讀作「船中鼓笛應山頭，山頭極目無窮已。」也有在詞下著點的，如應

便寫成：

一一君親眼見來 由——

直須折得形骸鬼不如 由——

有的或寫成：

看：面皺尙覓強良（梁） 由不悟无——

況今情序（緒）頓昏沈 由不悟——

又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有「阿娘悲泣無情緒」多句重複、便只空出位置表示省略、如：

爲兒子拋出外邊 阿娘悲泣無情緒

見四時八節未販來 阿娘悲泣

兒子雖然向外安 阿娘悲泣

信息希疏道路遙 阿娘悲泣

又无常經講經文、有「也遭白髮驅催老」多句重複、也只空出位置表示省略、如：

將爲紅顏一世中 也遭白髮驅催老

將爲他家得久長 也遭

只留名字在人間 也遭

將爲无常免得身 也遭

假饒富貴似石崇 也遭

又有「不修實是愚癡意」重複句多句、也是空出位置表示省略、如：

人生一世瞥然間 不修實是愚癡意

无常忽到一生休 不修

忽然擊手向兩邊頭 不修

前程一一自家就 不修

同泡(胞)共乳爲人 不修

波吒一々自家當 不修

忽然失脚踏三塗 不修

8. 節略符敦煌寫本遇有文字節略處、或用連點(……)、或用豎畫(——)、(△——)來作表示。如伯二四二八號

父母恩重難報經講經文：

書云曾參云——

案：豎畫下表示節略。

又：

此有五色、初生羯邏藍△——三十八七日

案：「△——」、表示下有節略。

以上許多符號，都與通行寫本不同；稍一疏忽，便會發生很多錯誤。這正是我們讀敦煌俗文學寫本時，應該特別注意的。

二 敦煌俗寫與俗文學的關係

敦煌俗寫和敦煌俗文學，存在着膠漆不分的關係。幾乎可以說，不通敦煌俗寫文字，便讀不通敦煌俗文學。我們知道敦煌文書的發現，震動了國際學術界，其中所保存失傳已久的變文，尤為中外學人所注目。關於彙輯變文材料，以供學者的研究與參考，前有周紹良編的「敦煌變文集錄」，後有王重民等合編的「敦煌變文集」。後者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過錄之後，經過互校，編成七十八種。每一種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記。就資料供應、披閱便利方面看來，已被國際學者公認是從來變文輯本中最豐富的一部。因此，自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出版以來，海內外研究變文的學人，無不憑藉此書為立說的根據。照常理來說，向達、王重民、啓功諸位負責整理過錄的人，都是極負盛名的學者，憑他們的學識才能，把古人的作品，如實的抄錄下來，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太多的錯誤。但是，事情却大大出人意外。我在最近五年中，每年暑假都往巴黎，倫敦校讀變文卷子。曾將原卷一卷一卷的和敦煌變文集校對，發現王重民等抄錄的錯誤委實非常的多；詳察其致誤的原因，大半都由於誤認敦煌的俗寫文字。試舉一個重大而突出的例子。

敦煌變文集卷四載有一篇「祇園因由記」。王氏校記云：「本卷有兩本，今以編號伯三三四四卷為原卷，校以伯三七八四卷，今稱為甲卷。標題原卷原缺，據甲卷尾題補。」我仔細觀察伯三七八四卷的尾題，是朱筆書「已上祇園音記」六字。音、本音鄙，廣韻以為圖俗字。伯三三四四正文「臣欲音我園」，伯三七八四卷亦作音，又用朱筆改

「臣」爲「卿」、可證「畫」卽「圖」字俗寫。敦煌的壁畫中、現存祇園記圖還不少。最早的一鋪、在敦煌西千佛洞的第十窟東壁入口的北側。從壁畫的題記、可以看到文與繪畫結合的具體事實四。此卷「祇園圖記」、可能是根據祇園圖而寫的記文。王氏誤認「畫」作「因由」二字、對本篇內容便發生了重大的出入。這卷用朱筆寫的尾題、顏色非常黯淡、我爲慎重起見、特別商請法國之家圖書館東方部隋麗政主任、鄭重其事的把原卷拿到樓上顯微室紅外線影視機下透視、證明確實是「祇園圖記」、而不是「祇園因由記」。

其次、試舉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中一首曲子詞。現在逐錄於後：

五里竿頭風欲平、長（張）帆（帆）舉棹覺船行。柔虜（纏）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滿眼風波多陝沟、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

——浪濤沙

這是一首天真質樸的曲子詞、已黎伯三二二八號和倫敦斯二六〇七號兩個卷子都抄錄了它。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饒宗頤的敦煌曲都從這兩個卷子轉載在他們的著作裏。他們三位先生記錄下來的詞句、除任二北教授改訂數字外、幾乎全部相同。原卷帆字是帆字的俗寫、敦煌寫本中從巾的字往々寫成豎心旁。「長」和「虜」是「張」和「縴」的省寫。「子細看山山不動」、原卷因紙損缺、脫一「山」字、他們替它加上。任二北改調名爲「浣溪沙」、改「竿」字作「灘」、改「覺船行」作「覺船輕」。他的校錄說：「調名原作浪濤沙、灘原作竿、張帆」原作「長風」（規案：原卷是帆、任氏誤認帆作風）。以「張帆」接上句「風欲平」、固欠佳、以「長風」接「風欲平」、更矛盾！覺船輕原作覺船行、行韻在全內、已叶兩次、此處再叶、乃三複矣。「陝沟」伯卷作「殃釣」、（規案：伯卷作沟、

不作鈞、任氏誤認、王集校作閃灼、非。劉書季布歌：夢見楚家猶戰酌，謂楚雖滅、猶有餘威、夢中亦令人戰栗、陝乃戰栗之意。」規案：第一句「五里竿頭風欲平」、文義不通、任二北沒有看到原卷、所以將「竿」字改作「灘」；但是改作「灘」後、仍然和第二句文義不能貫串。其實倫敦斯二六〇七號作「五兩（兩）竿頭風欲平」、敦煌俗寫「兩」和「兩」往々不分、如雲謠集內家嬌「兩眼」作「兩足」、「兩足」作「兩足」、故「五兩竿頭風欲平」即是「五兩竿頭風欲平」。文選郭璞江賦云：「曄五兩之動靜」、李善注云：「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原來古人測候風力的儀器叫做五兩、而五兩是繫在旗竿之巔、所以這句詞應作「五兩竿頭風欲平」、伯三二二八號卷子「兩」字誤作「里」、王重民、饒宗頤皆未校出、實是疏忽。任二北看不到原卷、只好根據王、饒的錯本來加以改正；但他萬想不到「五里」是「五兩」之誤。現在把原本校正後、這兩句詞的文義纔能明白、全篇也就豁然貫通了。它是說、從測風器顯示風力很平均、因此張起風帆、不須搖櫓舉棹、船自然而然的前進。由於御風而行、沒有覺得船動、彷彿山勢跑來迎接似的。等到想起山是靜止的、仔細觀看、原來山並未移動、而是船在進行。這種普通兒童和成人共有的感覺、用天眞質樸的語句描寫出揚帆疾駛的快感、用韻不避重複、富有民歌的情調。我們看蘇東坡的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便是詩家的吐屬了。至於陝灼、王集校作閃灼、表示波光閃爍的情況、以同聲通用的關係看來、王集是對的。任二北誤認此詞是驚濤駭浪的情景、所以解作戰栗、那是與文義都不恆合了。由此看來、一篇敦煌俗文學的作品、如果不明它的俗寫文字、誤認誤解、無異將天吳紫鳳、割裂成衣裾縷縷：精金美玉、埋沒在糞壤荒墟、俗寫文字的重要、不待煩言而喻了。

最後、我學雲謠集爲例。敦煌石室發現雲謠集曲子詞、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事。因爲在敦煌石室未開已前、趙崇祚編的花間集、是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詞的總集」。花間集編定於後蜀孟昶的廣政三年（後晉高祖天福五年、西元九四〇年）、而雲謠集抄寫的時代、最遲在後梁末帝龍德二年（西元九三二年）五、距唐代亡國不到十五年；編撰的時間、當然更在後梁以前、所以羅振玉印行雲謠集、題爲唐人撰、還是不錯的。根據這一事實、中國第一部「詞的總集」、在文學史上便須改寫爲雲謠集了。有了這一部隱闕千餘年新發現的詞集、研究文學的人可以更明瞭詞的發展情況、可以領略詞的更新鮮、更樸真的風格。

談到敦煌石室發現的雲謠集、一半藏在倫敦、編號爲斯一四四一；一半藏在巴黎、編號爲伯二八三八。羅振玉得伯希和所寄倫敦本攝影、刻入敦煌零拾中。朱古薇得董康倫敦抄本及劉復所得巴黎抄本、合成全帙、歿後刻入疆村遺書中。王重民則校刻入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未見原卷、誤認爲「零謠集原寫卷、人間實有（甲）（乙）（丙）三本、不止兩本。羅書之底本（甲本）、乃伯希和寄給之攝影、雖亦十八首不全、但並非（乙）倫敦斯一四四一之十八首本、更非（丙）巴黎伯二八三八之十四首本。朱氏所見、與王氏所見、均僅乙丙二本、而未曾及甲本、實爲憾事。」任氏既認定羅本爲巴黎另一寫本、故常據羅書之臆改以訂正本、不但失去了原本真面目、也失去了雲謠集曲子詞的眞風格。如倫敦卷柳青娘第二首：「因何辜負少年人、」任校云：「按末三字、朱本作少年人、竝從羅書、作倚闌人、尤妙！少年人、在雲謠內數見不鮮、似已成爲當時濫調、此類異文、非常難得、諸本多失之。」「少年人」正是早期曲子詞的本色。「倚闌人」乃是羅振玉的臆改。我們試看倫敦本洞仙歌第二首：「寒蛩響」、原卷俗寫作「寒蛩響」、羅本作「它它蟲響」、可見羅氏誤認「寒」字作「它它」二字、這是羅本據倫敦本爲底本的確證。任氏不能觀察清楚、因此造

成了不少的過失。如果能留意原卷俗寫文字，便不致釀成誤會了。

還有許多整理雲謠集的詞家學者，不了解俗寫文字的條例，以爲雲謠集滿紙都是錯字，於是任意改動原卷的文字，如倫敦斯一四四一卷竹枝子第一首末數句：

垂珠淚的點々の成斑、待伊來敬共伊言、須改往來段却顛。

冒鶴亭^六改上九字爲「幘幘悄悄々垂珠淚、□□□□□、點々滴々成斑。」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說：「改如上、頗具匠心、效從之。……不知作者之原意果如此否？」「待伊來敬共伊言」句、任氏改作「待伊來即共伊言」。校云：「即、羅書原闕、餘卷作敬、費解。查劉書王梵志詩：「飲酒妨生敬。」劉氏注：「一本作計」。又開蒙要訓於髻旁注敬。皆因方言而誤寫也。敬既可爲計、髻、當亦可爲即。」「須改往來段却顛」句、任校說：「結語亦費解。往來或係從來。段、冒本及王文才校作假；或爲斷之音訛。柳青娘斷却妝樓伴小娘、可參考。向柳谿校此句作須改往日狂與顛。」據諸家所改、這幾句便變成：

幘幘悄悄々垂珠淚、□□□□□、點々滴々成斑。待伊來即共伊言、須改往日狂與顛。

諸家輕率任意增刪改動原文、甚至「不知作者之原意果如此否」、還是要大加改動；因爲內心以爲雲謠集都是錯字、自然不妨大膽修改。我的看法和他們不同、我以爲集中許多簡體、別體、同音的字、都是當時通常習用的文字、不可一概視爲錯字。所以我只按照本文、讀成「垂珠淚滴、點々滴成斑、待伊來敬共伊言、須改往來斷却顛。」卷子中滴字往々寫作「的」、如「淚珠串的」、「淚流點的」、滴均作的；「斷」也往往寫作「段」、如斯四六五四舜子變：「兒憶阿耶長段」、「長段」即「腸斷」、我按照寫卷子時的習慣、把他轉寫成通常的文字、所以並非改動原來的文字。又往

來猶言往還、是朋友的意思。伯二〇五四禪門十二時曲：「尋求處士訪靈丹、囑託往還廻藥餌」；又：「門庭寥落管絃休、車馬稀疏往還棄。」往還是朋友之義甚明。伯二七一四、伯三二八六「囑託往還廻藥餌」、「往還又作往來、是往還、往來皆朋友之義。蓋此詞言良人遊蕩、恩婦憂傷、故欲待良人歸來時、鄭重向其進言勸告、須改換舊時往來之惡友、斷却舊時顛狂之惡習。文意本來明白、爲什麼要改動得面目全非呢！

以上約舉幾篇敦煌俗文學的作品，說明它和敦煌俗寫文字的密切關係。不了解敦煌俗寫文字、便只有仰望敦煌俗文學的門牆、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們更深々體認到、凡欲研究某一時代的作品、必須通曉那一時代人寫字的習慣、必須通曉那一時代人用字的習慣、纔能看得見作品的真面目、纔能領略到作品的真風格；纔不會傷害作品的真面目、纔不會破壞作品的真風格！

附注：

- ①面城精舍雜文乙編。
 - ②見拙編敦煌文集新書、以後引用敦煌變文皆同、不一々注明。
 - ③見拙著敦煌雲謠集新書、民國六十六年、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④見金維諾敦煌壁畫祇園記圖考。
 - ⑤見拙著雲謠集新書。
 - ⑥冒鶴亭撰新辭雲謠集雜曲子、同聲月刊一九卷九期。
- 潘重規教授略歷
- 一九〇八年 安徽婺源生
 - 一九三〇年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
 - 一九三九—四二年 國立東北大學教授
 - 一九四二—四四年 國立四川大學教授
- 著書：敦煌雲謠集新書
- 一九四四—四五年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
 - 一九四五—四八年 國立安徽大學教授
 - 一九四九—五五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 一九五六—六〇年 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
 - 一九六一—七三年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教授
 - 一九七四年—現在 臺北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 法國學術院漢學茹連獎 Julian Price 受賞 韓國嶺南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 著書：敦煌詩話
- 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
 - 龍龜手鑑新編